

繪圖

兩晉通俗演義

第四冊

晉王睿稱尊嗣統



漢主聰見鬼身亡



誅逆登基羊后專寵

紫光殿



乘鸞獨立石勒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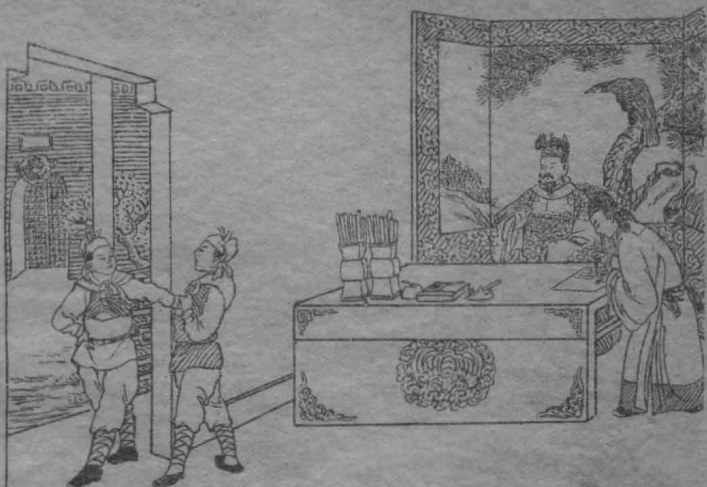
段匹磾受擒失河朔



王處仲抗表叛江南



鎮湘中譙王舉義



失石頭元帝驚心



逆賊橫行廷臣受戮



皇靈失馭子嗣承宗



扶錢鳳即席用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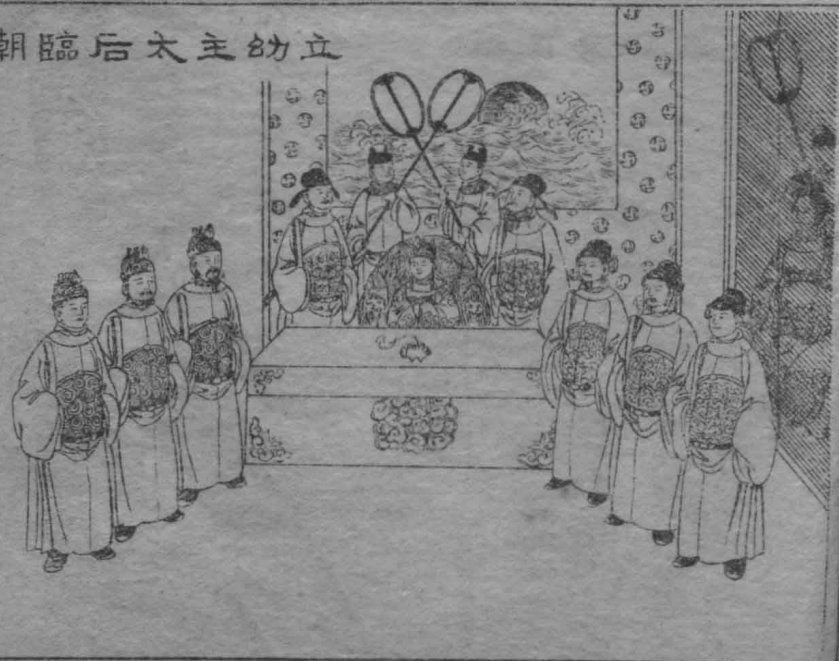
遣王含出兵犯關



平大熟羣臣進爵



立幼主太后臨朝



名外臣庾亮激變



入內廷蘇峻縱兇



溫嶠推誠迎陶侃



毛寶負創敗桓宣



梟首逆戡亂成功



有元舅顧親屈法



兩晉通俗演義卷四

第三十一回 晉王睿稱尊嗣統

漢主聰見鬼亡身

却說愍帝山問傳至建康。晉王睿斬哀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睿尚不許。前會稽內史紀瞻上書申請。大略說是。

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於今二載。梓宮未殯。神人無主。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緯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賦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唯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幸陛下垂察。

瞻一面上書。一面已安排御座。召集百官。力勸晉王睿登位。睿尚徘徊不進。至瞻等擁他升殿。還令殿中將軍韓續撤去御座。瞻厲聲叱續道。帝座上應列星。誰敢妄撤。妄撤即斬。睿也為動容。瞻即請睿下即位令。慰副民望。睿乃允諾。當有草令官繕就文辭。頒發朝堂。令云。

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繫。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謹從眾請。即日履新。特此令知。

令文甫下。忽由奉朝請周嵩遞入一牋。乃是諫阻登基。與眾不同。略言古時帝王。義全後取。讓成後受。故能享世長久。萬載重光。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何不訓卒勵兵。先雪大恥。待至功德具隆。自然天與人歸云云。這一張牋文。映入睿目。不由的心下一驚。默

忖多時。纔把原牋遞示百官。又說出幾句謙遜的話頭。

曲折寫來。心術已昭然如揭。

紀瞻等頓時大

譁。統言周嵩無知。應從敗斥。右將軍王導進言道。諸公不必詳譁。殿下亦不必過謙。聖如孔子。猶言從眾。一二人異議。何足介懷。請殿下易衣登座。君臨萬民。然後四海有王。方好壹意討虜了。睿聞導言。始決意踐阼。復入內改着法服。衣冕出郊。祭告天地。還朝即皇帝位。受百官謁賀。百官依次俯伏。山呼已畢。睿命導並升御牀。導固辭道。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從仰照呢。睿乃罷議。因即下詔道。

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薦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尹。至於華戎。致輯大命於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燔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續我弘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同休慶。欽哉。惟命。

看官記着。睿是江東開國的第一個主子。歷史上稱為東晉。又因他後來廟號叫作元

皇帝。所以沿稱元帝。先是江左有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時人都莫名其妙。

至永嘉年間。睿與西陽王秉。

注見前卷

汝南王祐。

亮長孫

南頓王宗。

秉弟

彭城王釋。

宣帝弟

東武相。

繼渡江。睿獨得為帝。童謠始驗。但窮究底細。實是牛代馬後。小子於第二卷中。已經敘

過。想看官應早接洽。呖話休絮煩。且說元帝睿既已即位。頒詔大赦。復改建武二年為

太興元年。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紹幼年聰穎。素得父寵。數歲時。坐置膝下。適長安使

至。元帝問紹道。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孰遠。紹答道。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次日。元帝

款待來使。并宴及羣僚。又召紹出問道。究竟長安近呢。還是日近呢。紹却答言。日近。元

帝失色道。汝曾言長安近。為何今日異詞。紹又答道。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所以說是日

近。帝失色道。汝曾言長安近。為何今日異詞。紹又答道。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所以說是日

近元帝益覺驚異。羣僚當然推為奇童。及長。頗知仁孝。喜屬文辭。又善武藝。好賢禮士。

虛心納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仍不脫竹林窠臼元帝稱亮有清

才。因納亮妹為紹婦。紹為太子妃。亮亦得侍講東宮。元帝嘗以韓非

書賜太子。亮進諫道。申韓刻薄傷化。不足取法。太子紹深納亮言。故不尚煩苛。專主寬

簡。中外目為賢儲君。紹弟瑯琊王裒。曾奉父命。帶領銳卒三萬。往助豫州刺史祖逖。北

討石勒。逖自擊楫渡江。進至譙城。見二十四流人張平樊雅。曾聚眾譙郡。自稱塢主。逖使

參軍殷乂。往招平雅。乂意甚輕平。謂平屋只可作廐。又見大鑊。謂可置鐵器。平夸言是

帝王鑊。待天下清平。大有用處。乂冷笑道。頭且不保。尚愛這鑊麼。平勃然怒起。拔劍斬

乂。又真不知世務。徒自取死遂督眾固守。逖往攻不克。以重利啗平。將謝浮。使殺張平。浮將平刺死。

攜首獻逖。惟樊雅尚據住譙城。不肯降服。逖更使人說降。譙城乃下。石勒遣從子虎圍譙

適南中郎將王含。使參軍桓宣往援。虎乃退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至琅琊王裒馳至。

譙城。已經解圍。裒還建康。數月病歿。裒有弟冲。封東海王。使繼故太傅越宗祀。尊越妃

裴氏為太妃。見二十四冲弟琚。亦封武陵王。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進王

敦為江州牧。遷刁協為尚書令。荀崧為尚書左僕射。其餘內外文武各官。俱增位二等。

惟出周嵩為新安太守。陰示薄懲。可見忽由河北傳到駭聞。乃是前并州都督劉琨竟

被幽州刺史段匹碑殺死。看官聞過前卷。應知匹碑與琨約為兄弟。申以婚姻。同盟討漢。齊心。事晉為甚麼凶終隙末。反致害琨呢。原來元帝即位。曾命琨為太尉。仍廣武侯。

匹碑為渤海公。會匹碑因兄死奔喪。琨遣嫡子羣送往。偏匹碑從弟朱桎私通石勒。率

眾襲擊匹碑。

朱桎得賄事見前回

匹碑走脫。劉羣為朱桎所執。厚禮相待。許琨為幽州刺史。誘羣

同攻匹碑。羣不得已允了。朱桎作書遺父。請為內應。偏匹碑回薊。防備朱桎。屢遣探騎

偵察。湊巧朱桎使人被他拘住。搜得羣書。獻與匹碑。匹碑即將原書示琨。琨大為驚異。

匹碑道。我知公無他意。所以白公。琨答道。與王同盟。志匡王室。仰仗威力。期雪國恥。若

兒書密達。乃是朱桎為反間計。離我二人。我終不私愛一子。負公忘義呢。匹碑也一笑

而罷。琨本別屯。故征北府小城。此次由匹碑召來。彼此證明心迹。情好如初。琨即欲還

屯。匹碑弟叔軍白兄道。我等俱係胡人。向為晉所輕視。今不過畏我兵眾。所以甘心俯

就。若我骨肉構禍。示以間隙。適使彼得圖我。倘有人奉琨發難。我族將從此無遺了。匹

碑因留琨不遣。琨庶長子遵留居征北府小城。聞琨被拘。遂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

中如綫。閉門自守。匹碑使人慰諭。遵等不從。經匹碑發兵圍攻。相持兼旬。小城中糧盡

食空。守將龍季猛暗降匹碑。斬橋綫。執劉遵。開城納匹碑兵。

遵與羣俱皆失計。致害死乃父。

琨送聞

變故。自知難免。索性將生死置諸度外。毫不慌忙。惟尚有一腔忠憤。無處可揮。特吟五

言詩一首。寄贈別駕盧諶詩云。

帷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維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

幸曲逆。

曲逆侯陳平

鴻門賴留侯。

張良

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通二霸王。安問黨與讎。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哀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

悲獲麟。西狩泣孔邱。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

風。繁英落數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作繞指柔。

詩中寓意。無非借鴻門白登故事。激厲盧諶。諶無甚奇略。但用常詞酬和。且謂諶措詞

未合。不應作帝王思想。現見他不知己意。付諸一歎罷了。已而代郡太守辟閭嵩。

辟閭係復

杜與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同謀。欲襲匹碑。救出劉琨。不料韓據女為匹碑兒妾。

得知三人密計。竟告匹碑。匹碑即誘執王據辟閭嵩。並皆殺死。會江州牧王敦。寄書匹

碑。嗾使殺琨。

不知他所挾何嫌。莫非因患奸不同故有此舉。

匹碑亦慮衆為變。托稱建康有詔。處琨死刑。琨聞

敦使到來。顧語子姪道。處仲使來。不聞見告。這明明是誘殺我呢。死生有命。但恨讎恥

未雪。愧與君親相見地下呢。因嗚咽流涕。俄頃。即有吏趨入。偽傳詔命。逼琨自縊。琨子

姪四人。亦俱被害。盧諶等率琨遺衆。走依未極。奉琨子羣為王。暫依未極部下。未極匹

碑。益尋讎不已。晉人尤不服匹碑。相率離散。匹碑亦轉盛為衰。元帝聞匹碑殺琨。尚畏

此方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ok.com